

濟南 泉水志

SPRING RECORDS OF JINAN
濟南泉水志

山東人民出版社

濟南 泉水志

SPRING RECORDS OF JINAN
济南市人民政府主办 济南市史志办公室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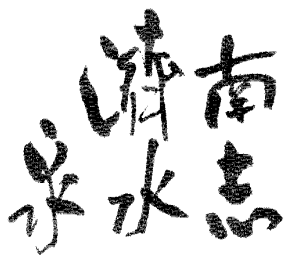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济南泉水志:全2册/济南市史志办公室编. — 济南:济南出版社,
2013.04

ISBN 978-7-5488-0633-2

I. ①济… II. ①济… III. ①泉水—介绍—济南市 IV. ①K9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0779 号



SPRING RECORDS OF JINAN

济南市史志办公室编

书名题字 于茂阳
责任编辑 戴梅海 朱向泓 朱琦
装帧设计 朱爱军 张红 李北川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印刷 济南黄氏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 毫米 1/16
字数 1380 千
印张 64.5
版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套
书号 ISBN 978-7-5488-0633-2
定价 1680.00 元(上下卷)

ISBN 978-7-5488-0633-2



9 787548 806332 >

目 录

下 卷

第六篇 泉水人物

第一章	人物传	475
第二章	人物传略	563
第三章	待考人物	614

第七篇 泉水艺文

第一章	诗词文赋	617
第一节	诗	617
第二节	词	723
第三节	赋	726
第四节	文	728
第二章	楹联碑刻匾额	809
第一节	楹 联	809
第二节	碑 刻	819
第三节	匾 额	847
第三章	书 籍	850
第一节	书目提要	850
第二节	篇目辑要	860
大事记		873
附 录		901
参编人员		964
后 记		965

第六篇 泉水人物

泉水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济南名士。诗圣杜甫诗云：“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因为泉，济南成为一座风雅之城、名士之城。

古今游历济南泉水者，或有诗赋之歌咏，或有美文之记述。历史上对名泉及其附属建筑如亭台楼榭加以修葺、修建，为名泉添胜者也多有人在。名泉与名士，密不可分。名泉得名士品题，辉耀水湄，声名益彰；名士得泉水滋润，心神怡悦，翰章飞洒。名人名泉相互映照，实为珠联璧合，美不胜收。

第一章 人物传

酈道元

——山水有灵惊知己



◎ 酈道元

古往今来，在状写趵突泉的诗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泺）水出历县故城西南，泉源上奋，水涌若轮。”这质朴的语言，生动逼真地活画出趵突泉的神韵与风采。这般绝妙话语，出自酈道元的《水经注》。

酈道元（约466～527），字善长。范阳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人。他既是北魏杰出的地理学家，又是著名的文学家。酈道元出身官宦世家，曾祖绍，任濮阳太守；祖嵩，任天水太守；父范，曾任青州刺史。酈道元平生好学，历览奇书。初，承袭父亲的永宁侯爵位，后历任治书侍御史、冀州镇东府长史、东荆州刺史、御史中尉等，以“执法清刻”、“为政

严酷”（参见《魏书·酈道元传》，下同）著称。酈道元的《水经注》是为《水经》一书所作的注释。但他的注释，实际上是一部“别开生面”的著作，其学术价值，堪与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颜师古的《汉书注》并驾齐驱。酈道元本着“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的编写原则，博采汉魏以来山川土风、历史掌故文献，并根据自己随北魏文帝巡游长城、阴山以及任冀州、鲁阳、颍川、东荆州等地太守、刺史时“访渎搜渠”的调查记录，记述了大小1000多条河流的源流经历及沿岸的山川景物和故事传说。这部书在描写山川景物上，取得了非同寻常的艺术成就，许多章节堪称千古名篇。难怪作者自己都禁不住叹曰：“山水有灵，亦将惊知己于千古矣！”

酈道元与济南有着深厚的渊源。北魏承明元年（476），酈道元的父亲酈范出任青州刺史，到任不久便将家眷接至青州。南北朝时，青、冀两州相邻，其疆域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山东省。而酈道元曾在冀州任地方长官。因此，长期生活在山东一带的酈道元，对山东山川地理乃至河流的热爱与熟悉自不待言。他对流经济南的济水，做过认真的考察，对济水流经济南一段的风景名胜，其中包括当时的济南泉水，进行了生动、真切的描述。除了上文提到的趵突泉，酈道元《水经注》“济水篇”还对济水流经的古大明湖、净池（今五龙潭）一

带的湖泉美景给予了生动描述：

其水北为大明湖，西即大明寺，寺东、北两面侧湖，此水便成净池也。池上有客亭，左右楸桐负日，俯仰目对鱼鸟，极水木明瑟，可谓濠梁之性，物我无违矣。

绿树婆娑，水流清澈，鱼鸟依人，寥寥数笔即勾画出古大明湖的明丽景致与浓厚诗意，实可谓“片语只字，妙绝古今”。唐代柳宗元、宋代苏轼等人，都曾受到酈道元《水经注》的影响。苏轼《寄周安孺茶》诗说“嗟我乐何深，水经亦屡读”，由此可见《水经注》非同一般的艺术感染力。

接着，酈道元《水经注》又记载了历水的源流走向：

湖水引读，东入西郭，东至历城西，而侧城北注。湖水上承东城历祀下泉，泉源竞发，其水北流，经历城东，又北，引水为流杯池，州僚宴燕，公私多萃其上。分为二水，右水北出，左水西经历城北，西北为陂，谓之历水，与泺水会。

文中“历祀”即舜庙。舜庙附近有舜泉，双泉竞发，水势甚大，为历水之源。苏辙《舜泉诗并序》曰：城南舜祠有二泉，泉之始发，潏为二池，为石渠，自东南流于西北。灌濯播洒，蒲莲鱼鳖，其利滋大。《济南市山水古迹纪略》载：明洪武初，改山东行省。增修城垣，廛市殷填。宋苏辙所谓石渠者，已不可复见，舜泉亦由此湮没。所谓历水者，今仅存大明湖（古之历水陂）。《水经注》还记载了华不注山和山下的华泉：

济水又东北，经华不注山，单椒秀泽，不连丘陵以自高；虎牙桀立，孤峰特拔以刺天。青崖翠发，望同点黛。山下有华泉……

寥寥数笔千载难觅，《水经注》中关于济南泉水的记载，不仅为济南泉水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而且，其文采焕然、生动传

神的笔墨功夫，给后人留下永恒的回味和艺术享受。

李 白

——遥看鹊山转，却似送人来

清代济南府淄川县学者、诗人王培荀在《乡园忆旧录》中说：“济南固多名士，流寓亦盛。如唐之李、杜，宋之苏、黄、晁、曾，无不游览流连。国初，顾亭林、张祖望、阎古古、朱竹垞，皆以事久住。学使则前明薛文清、王文成，一代大儒。我朝则施愚山、黄昆圃，一世文宗。以此提倡，人物风雅安得不胜？”

这段文字，概括出济南的一个特征：名士之城，风雅之区。而唐代大诗人李白在济南的游历更为泉城增色。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代大诗人，自称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有诗仙之誉。他一生浪迹五湖四海，游遍名山大川。济南秀丽的湖山风光、淳朴的风土人情和浓厚的文化氛围，都曾使这位大诗人流连忘返，并给后人留下了赞美济南湖光山色的诸多诗篇。

李白从唐开元二十四年（736）由湖北移居山东济宁，直到唐乾元二年（759）将儿女移往楚地，在山东寄家时间长达20余年。山东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杜甫在《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诗中说“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将李白称为“山东李白”。后世史书也因此认为李白是山东人，如《旧唐书·李白传》称：“李白，字太白，山东人”。

天宝元年（742），李白奉诏入朝。李白以为大展宏图的美梦即将实现，但很快发现所谓的奉诏应制只是侍从游宴而已。天宝三年春，李白在度过了三年“供奉翰林”的政治生

涯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李白在青少年时代就倾心道教，遭受此次政治失败，更激发了他的遁世之心。大约在这年的初夏时节，李白离开长安，并在洛阳结识杜甫，二人成为莫逆之交。其后，在归鲁途中，李白来到齐州紫极宫，请道士高如贵授道箓，入了道士籍。

虽然寄居异乡，但济南美丽的湖光山色和淳朴的风土人情却给了这位飘泊的游子以巨大的温暖和深深的喜悦，重新唤起了他对生活、对自然的热爱和眷恋。他游历过济南的多处名胜，如他曾泛舟鹊山湖，写下诗作《陪从祖济南太守泛鹊山湖三首》：

初谓鹊山近，宁知湖水遥。

此行殊访戴，自可缓归桡。

湖阔数十里，湖光摇碧山。

湖西正有月，独送李膺还。

水入北湖去，舟从南浦回。

遥看鹊山转，却似送人来。

鹊山湖，旧在济南城北，其南、东与今大明湖相通，由泺水北流汇集而成。该湖湖面广阔，为唐宋时代济南游览胜地。因湖中多莲花，又称莲子湖。金初，刘豫疏浚小清河，导泺水入海。鹊山湖自此莽然田壤，不复烟波，令无数后人扼腕而叹！

李白这组鹊山湖诗，写来不急不缓，收放有致，情景交融，意在言外。第一首写自己开始以为鹊山很近，哪知湖水浩渺竟是如此遥远。好在此行不同于当年王子猷拜访戴安道那样刚刚到达就匆匆返回（见《世说新语·王子猷居山阴》），而是完全可以轻松悠闲地放缓回归的船程。这是美景之下的一种优游从容、细细品味的惬意心态，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幸福感。在第二首诗中李白精妙地描摹了鹊山湖的风光。湖面宽阔达数十里，鹊山倒映湖中，湖面碧波荡漾。一个“摇”字展现出无尽的情致

和韵味。而此时，湖的西边正有明月高悬。在这样的美丽景致中与太守泛舟游览，就好像当年郭林宗与李膺同舟共济。郭、李二人是东汉的士人领袖，据《后汉书·郭林宗传》：郭林宗“后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辆，林宗惟与李膺同舟而济。从宾望之，以为神仙焉”。李白在这里正是借郭林宗与李膺的名士风流来形容自己和太守同泛鹊湖的风神潇洒。第三首写的是归程。水往北流而船向南行，这两种交错的运动方式相映成趣。而在行走的船上遥看鹊山，却像是鹊山不停地转动着身子在殷勤地送客。这收尾来得情深意切，而且挖掘出大自然和生活中固有的情趣。这组诗不仅写出了济南湖山景致之美，而且展示了人的情思之怡悦，境界之旷远，实可谓语短情长，言简意深。

李白的“从祖济南太守”具体是谁，已不可考。结合李白的其他诗篇，可知他有一个从祖、两个叔父、一个兄长，分别任济南太守及任城、嘉兴、中都县令。

李白还攀登过华不注山，作古风。其一云：

昔我游齐都，登华不注峰。

兹山何峻秀，绿翠如芙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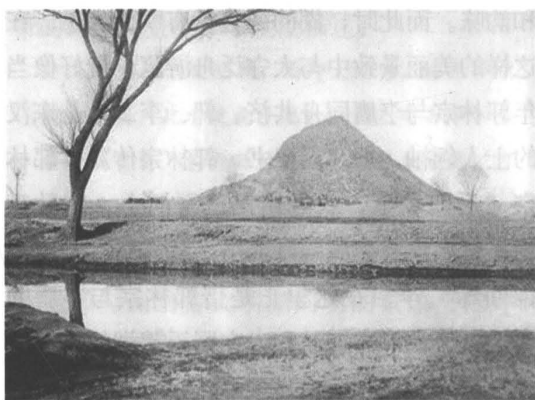
萧飒古仙人，了知是赤松。

借予一白鹿，自挟两青龙。

含笑凌倒景，欣然愿相从。

……

华不注山，一名华山，济南历史名山，风景名胜，即春秋齐晋大战齐顷公三周华不注处。山脚下有济南名泉——华泉。华不注山与大明湖、趵突泉并称为“济南三誉”。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对华不注的描绘形象传神，堪称绝妙：“单椒秀泽，不连丘陵以自高；虎牙桀立，孤峰特拔以刺天。青崖翠发，望同点黛。”即便到了清代，华不注依然“秀削孤



◎ 20世纪30年代的华山

清，苍翠湿人眉宇”（阮元《小沧浪笔谈》）。李白这首诗飘逸、浪漫，充满奇异瑰丽的想象和独具匠心的创造，如他将华不注比做“绿芙蓉”（是一个不亚于“单椒秀泽”的意象），如他说自己在华不注山上遇见了仙人赤松，赤松借给他一只白鹿，而赤松自己则乘着两条青龙，两人含笑升天，一同在空中俯瞰地上的倒影，何等潇洒飘逸、自在逍遥之至，这就难怪此诗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了。后世游客每至此便有三事：“酌华泉水、吊三周战处、诵太白诗。”（明·李焕章《登华不注记略》）而且，绿芙蓉、仙人、白鹿作为诗歌意象，屡屡出现在后人诗作之中。如清代王士禛《初望见历下诸山》诗云：“十万芙蓉天外落，今朝正见济南山。”董芸《济南杂咏·华不注》诗云：“芙蓉绿秀雨中鲜，俯视齐州九点烟。何处仙人骑白鹿？乘风一问李青莲。”

杜甫

——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

唐天宝四年（745），当李白在齐州紫极宫受道箓之时，另一位大诗人，在洛阳与李白相识并建立莫逆之交的杜甫来到了齐州。杜甫对山东有着深厚的感情。其父杜闲是兖州司马，其弟杜颖为齐州临邑县主簿。杜甫此番已

是第二次游历山东。第一次是在十年前，他在洛阳第一次应试落榜，漫游山东时写下了“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千古绝唱。他此次离开洛阳来到齐州，是为了拜访童年好友、齐州司马李之芳，顺道看望弟弟杜颖。这年夏天，时任北海（治所在今山东青州）太守的李邕受其族孙李之芳之请，从北海赶来，与杜甫会面。李邕比杜甫年长30多岁，与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好友。但他对青年才俊杜甫十分赏识，而杜甫对年高德劭的李邕也仰慕已久。两人在济南的这次会面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巩县（今河南巩义）人。盛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约有1500首诗歌存世，被后世尊称为“诗圣”。

这次风雅的、美好的、被历史永远记忆的与李邕等人的聚会安排在历下亭。这个历下亭可不是如今大明湖中小岛上的那个历下亭，而是建于北魏时期的客亭，亦可称为古大明湖客亭。这个景致优美的客亭原是北魏时官家为迎宾接使所建，距离当时已有数百年之久，所以杜甫说“海右此亭古”。大约此亭在杜甫之前还没有专名，因其在城南历山之下，所以杜甫称其为历下亭。参加这次聚会的除了杜甫、李邕、李之芳外，还有齐州即济南的名士若干。宴会时，人们把酒论文，谈笑风生，杜甫即兴赋诗《陪李北海宴历下亭》：

东藩驻皂盖，北渚凌清河。

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

云山已发兴，玉佩仍当歌。

修竹不受暑，交流空涌波。

蕴真惬所遇，落日将如何？

贵贱俱物役，从公难重过！

东藩，东方州郡的泛称，时李邕为北海太守；皂盖，朱幡皂盖，古代高官所乘的车子，亦借指高官。首句盛赞李邕的风采与威仪。北渚，渚，水中小洲；北渚，或说在古大明湖客亭附近，或说在今大明湖西北小沧浪。（如清代阮元《小沧浪笔谈》称：“小沧浪者，历下明湖西北隅别业，即杜子美所言北渚也。鱼鸟沉浮，水木明瑟，白莲弥望，青山向人。”）清河，指济水。《水经注》谓：“泺水又北流，注于济。”二、三、四联描绘宴会的融洽气氛与美好环境：亭为古来胜迹，座有济南名士，云山助兴，玉佩作歌，亭前修竹繁茂，暑夏清凉宜人；历水与泺水相会，涌动碧波清澈。五联是一个转折：这等珍贵的知己之遇多么令人惬意，然而却总要日落人散的。结末则充满人世飘萍的无奈和盛会难再的感伤，意蕴深深，情意拳拳：人生无论贵贱都为物所役，不得自主，今后再有这样自由快活的聚会怕是难了！

《陪李北海宴历下亭》不愧为大家手笔，诚如清代诗人王培荀所言：“少陵陪李北

海宴历下亭诗，非集中高作，而风格自古，疏落中见老横。”（《乡园忆旧录》卷四）其中“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一联，对后世济南的影响可谓深矣，它对这座城市产生了恒久不朽的文化价值。“济南名士多”——最为准确、生动地表达出济南的历史文化内涵、城市性格与城市特色。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这一经典话语成为这座城市最恒久、最自豪、最亮丽的名片之一。

唐末，历下亭渐废。北宋曾巩在齐州任职时，将亭重建于州宅后，金元之际，“此亭在府宅之后”（元好问《济南行记》），元代，历下亭在“府城驿邸内，历山台上，面山背湖，实为胜绝”。（于钦《齐乘》）大约在清代康熙年间，此亭由大明湖南岸建于湖中岛上，湖滨亭变为湖中亭，“浓阴千嶂合，环碧一亭孤”，景致更幽静天然，楚楚动人。但无论该亭建在何处，人们总以李邕、杜甫后先唱和之事与其联系在一起。何以故？民国《续修历城县志》指出：“今之历下亭，既非唐宋之旧，后人形为咏歌，每兴怀于李、杜，从其溯



民国时期的大明湖历下亭岛

(初始)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李邕、杜甫的“齐州盛会”对后世影响之大。

杜甫此番来济还作有两首诗，其一是《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亭对鹊湖》：

新亭结构罢，隐见清湖阴。
迹藉台观旧，气冥海岳深。
圆荷想自昔，遗堞感至今。
芳宴此时具，哀丝千古心。
主称寿尊客，筵秩宴北林。
不阻蓬蒿兴，得兼梁甫吟。

李之芳当时刚刚修建了一个员外新亭，并在亭中宴请杜甫与李邕，杜甫遂有此诗。诗中描绘了新亭与鹊湖的旖旎风光，身为布衣，躬逢雅集，诗人表达了对主人和前辈情意的深深感谢。之后，杜甫前往临邑探望弟弟杜颖，行前先到鹊山湖亭向李之芳告别，作《暂如临邑，至鹊山湖亭奉怀李员外，率尔成兴》：

野亭逼湖水，歇马高林间。
鼙鼓风奔浪，鱼跳日映山。
暂游阻词伯，却望怀青关。
蔼蔼生云雾，惟应促驾还。

曾 巩

——善政垂后世，诗美耀湖光

千百年来，在济南的城市发展史上，有众多外籍人士，为这座城市奉献了聪明才华，作出了重大贡献。这其中尤其值得人们终生铭记的是曾巩。这位跻身“唐宋八大家”行列的著名文学家，不单单是作了几首优美漂亮的泉水诗或修了几座湖边亭馆。更重要的是，他是这座城市最早的泉文化设计者、建设者。他为把济南建成一个潇洒的园林名城，作出了彪炳史册的历史性贡献。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北宋文学家，建昌南丰(今属江西省)人，雅号“南

丰先生”。《宋史·曾巩传》曰：曾巩“生而警敏……辞甚伟，甫冠，名闻四方。欧阳修见其文，奇之”。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中进士，后任太平州司法参军、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实录检讨官等，后来又先后出任越州、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沧州等地地方官。晚年拜中书舍人，官至三品。曾巩卒于北宋元丰六年，享年64岁。著有《元丰类稿》50卷、《续元丰类稿》40卷、《元丰类稿外集》10卷等。

北宋熙宁四年(1071)，52岁的曾巩来到齐州(今济南)任知州。曾巩上任前，齐州地方豪强势力十分猖獗。如曲堤周氏拥有雄厚资产称霸一方，欺压良民，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因其势力很大，州县官吏不敢过问。曾巩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击地方豪强黑暗势力与盗寇，“其治以疾奸急盗为本”。他依照法律首先镇压了曲堤恶霸周高，从此“豪宗大姓敛手莫敢动”(《曾巩行状》)。接着，他以怀柔、教育和分化瓦解之策，治理了章丘的盗民之乱，使齐州出现了“外户不闭”、安定祥和的社会秩序。曾巩在齐州还十分注重兴办教育，恢复了《尚书》之学，使齐州学校皆授《尚书》，促进了地方教育事业和学术事业的发展。曾巩对济南的最大贡献是在城市建设上。他主持修建了齐州北水门等一系列水利工程，加之疏浚水道，开挖新渠，修建湖泉亭馆，全面规划大明湖建设，使济南成为一座“潇洒似江南”的山水名城。

济南多甘泉，而逢雨季，南部山区和城内诸泉的水流则会毫无节制地宣泄城北；与此同时，北门之外又“流潦暴集”往城内涌，于是北门内外，常被水患。曾巩在考察了地理水文之后，在北城展开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其中的核心工程便是北水门(即水闸)的建设。熙宁五年年初，曾巩“以库钱买石，僦民

为工”，在其旧门之处，用石头垒成水门的两崖，用坚木做成闸门，“视水之高下而闭纵之，于是外内之水，禁障宣通，皆得其节，又无后患”（以上均见《齐州北水门记》）。北水门的建成解除了州城北部的水患，也成就了今日大明湖的最早雏形。接着，曾巩利用疏浚湖水时挖掘的泥沙，修筑了一条贯通南北两岸的可驰骏马的堤——百花堤，并在堤北的北城墙上修建了北渚亭。百花堤将湖水隔为东、西两部分，堤上栽花种柳（“周以百花林”，“间以绿杨阴”），若沿堤一路走来可到北岸登临北渚亭。宋人晁补之尝描绘过登亭所见之壮美景观：“群峰屹然列于林上，城郭井闾皆在其下，陂湖迤邐，川原极望”（《北渚亭赋并序》）。曾巩还围绕大明湖建起芙蓉、水西、湖西、北池等七座桥梁，使湖泉之色交相辉映，构成了碧波桥影、绮丽柔媚的“七桥风月”景观。此外，他还在与湖紧邻的州衙和湖畔修建了名士轩、静化堂等诸多亭馆楼榭，点缀在湖山之间。清人董芸说：“湖上亭馆之盛自宋始。熙宁间，曾子固知齐州事，一时歌咏见于《南丰集》中者：曰仁风厅，曰芍药厅，曰静化堂，曰竹斋，曰凝香斋，曰环波亭，曰采香亭，曰水香亭”（《广齐音》）。应该说，正是在曾巩主持的规划与建设下，大明湖

才构成了它之后近千年作为风景名胜地的基本格局与面貌。

曾巩还在趵突泉边建造了历山堂和泺源堂，“南丰知齐州日，建此以馆客”（《齐乘》）。然而，曾巩可不单是建成了“使者之馆”，他还撰写了《齐州二堂记》。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他考证了两桩对济南历史文化影响深远的事体。其一，济南之历山为“舜所耕处”；其二，趵突泉之源不在王屋山，就在济南南部山区：“今泺上之南堂，其西南则泺水之所出也。”这对济南又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济南自古多名士，每得风流太守来”（《齐音·济守》）。王象春在这首诗的注文中还列举了几位济南太守的名字：“唐之李邕，宋之曾巩、晁无咎，元之赵孟頫，皆风流蕴藉，民享安富之福。”清人王培荀在《乡园忆旧录》中，则把“乐天、东坡守杭州”、“曾子固知齐州”这种文化现象称为“以诗人置之诗地，可谓人地相宜，不独善政垂世，其诗亦美不胜收矣。”的确，曾巩在济南的咏泉诗作，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实所谓锦霞在天，珠玑满目。曾巩在齐州两年，写下70多首诗，占其平生诗歌创作的六分之一。本文只能略举两首，作为管窥蠡测而已。如《金线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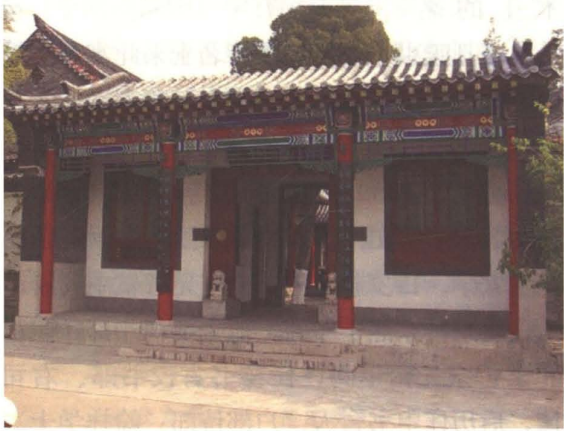
玉甃常浮灏气鲜，金丝不定路南泉。

云依美藻争成缕，月照灵漪巧上弦。

已绕渚花红灼灼，更萦沙竹翠娟娟。

无风到底尘埃尽，界破冰绡一片天。

与所有写金线泉的诗不同的是，诗人写的是月下的金线泉（“月照灵漪巧上弦”）；写了月光下的泉池、泉池中的蓝天和金线。而这首诗的高明之处在于将月光、蓝天、泉池作为一个整体来描写。它明为写泉池，却通过泉池将（印在泉池中的）弦月、缕云，与池中的水藻、涟漪组合成了一个美不胜收的画面。你



◎ 大明湖南丰祠（2011年）

看，清澈的泉水映照着碧蓝的天，宛如晶莹透明的轻纱，水中的金线却又把这层轻纱划破，让人看去，它划破的（不是水）像是蓝天一般。这是一幅何等瑰丽的奇观。诗将金线泉的灵异与美质展示得一览无余。曾巩还写有《趵突泉》、《舜泉》诗。而他着墨最多的则是大明湖，如《西湖二首》、《西湖纳凉》、《百花堤》、《北渚亭》、《环波亭》、《鹊山亭》、《百花台》、《芙蓉台》、《水香亭》等。且看《西湖纳凉》：

问吾何处避炎蒸，十顷西湖照眼明。

鱼戏一篙新浪满，鸟啼千步绿荫成。

虹腰隐隐松桥出，鹳首峨峨画舫行。

最喜晚凉风月好，紫荷香里听泉声。

西湖，即今大明湖。本诗写的是曾巩夏日在大明湖乘凉时所见景致及愉悦心情。在炎夏的日子到何处去避暑消夏呢？有碧波清流的西湖足矣。在这里，鱼儿相戏，满湖泛起碧波，鸟儿啼啭，长堤上绿荫成行。颈联写松桥、画舫，一个“出”字，一个“行”字，以动衬静，更是写出了大明湖的清幽雅致与多彩风光，尾联写月光下的大明湖，荷香随阵阵清风飘来，泉水之声淙淙悦耳，令人心清气爽，乐不思归。

北宋熙宁六年（1073）六月，曾巩调任襄州，济南百姓“绝桥闭门”挽留他，曾巩只能于夜深人静时悄悄离去。其后，人们在千佛山建起了曾公祠。清代道光年间，曾公祠在大明湖畔重建，后来被人们习称为“南丰祠”，今日之南丰祠，已成了大明湖的一处重要的人文景观。

当年曾巩离济后，写有《离齐州后》一诗，表达了他对大明湖特别是“七桥风月”的难以割舍的怀念之情，读之令人落泪：

将家须向习池游，难放西湖十顷秋。

从此七桥风与月，梦魂长到木兰舟。

这是一种近乎痴绝的款款思念和深情诉说，这之后，七桥的美更因为它的消失而得以强化，所以，济南其后出现了那么多吟唱甚至凭吊七桥的诗歌。这样，七桥风月其实完成了一个转变，它由一个实物变成了济南人心目中一个永恒的情结，一个丝毫不亚于扬州二十四桥的审美意象。

而这一切，都是献给那位挚爱着济南并且在济南作出卓著政绩的父母官——曾巩的。

苏辙

——应念兹园好，流泉海内无

名士与名泉，历来不可分。名泉得名士品题，辉耀水湄，声名益彰；名士得泉水滋润，心神怡悦，翰章飞洒。济南的甘泉不仅哺育了本土的名



◎ 苏辙

士，而且吸引了众多的外籍名士来此寓居甚至安家落户。跻身“唐宋八大家”的苏辙便是其中之一。

苏辙（1039～1112），字子由，号颍滨遗老，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他幼承家学，19岁赴京应试，与兄苏轼中同榜进士。北宋神宗熙宁年间，他主要在州郡任职；北宋哲宗元祐年间，任秘书省校书郎、右司谏，后历任中书舍人、户部侍郎、翰林学士、门下侍郎等职；哲宗绍圣、元符年间，因反对

王安石变法，出知汝州，谪贬雷州、循州等地，晚年还归颍昌（今河南许昌）闲居12年，自作传万余言，不复与人相见。

苏辙怀有政治抱负，入仕后屡次上书，正直敢言。熙宁时他不赞同王安石推行新法。元祐时他拥护司马光实行更化。他同情人民疾苦，主张革除弊政，《宋史·苏辙传》说他“论事精确，修辞简严，未必劣于其兄”，“君子不党，于辙见之”。苏辙性格沉静简洁，藏锋不露。一生著述甚丰，著有《栾城集》、《栾城后集》、《栾城三集》、《栾城应诏集》等。其散文汪洋澹泊，似其为人，在纾徐之中时露骨力，堪称一代名家；其诗作清逸闲淡，幽冷奇峭，下字琢语，常有新警。较之其兄虽才气不逮，廊庑略小，“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迫”（《宋史·苏辙传》）。

苏辙在其辗转游宦的诸多州郡中，对齐鲁之邦尤其是济南具有深厚感情。他在《送保甲陈佑甫》诗中说：“我生本西南，为学慕齐鲁。从事东诸侯，结绶济南府。”在《舜泉诗并序》中，则更明确地指出，他来济南任职的原因是慕济南泉水：“闻济南多甘泉，流水被道，蒲鱼之利与东南比，东方之人多称之，会其郡从事阙，求而得之。”

北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苏辙由陈州（今河南淮阳）学官改任齐州掌书记。在齐州居官三年，清正廉洁，先后协助李师中（字诚之）、李肃之（字公仪）、李常（字公择）三位知州，抑制强暴，嘉惠百姓，深得僚友信赖。在济期间，苏辙对齐州泉水名胜，流连忘返，多有题咏。如他和孔武仲教授写有《环波亭》、《北渚亭》、《鹤山亭》、《槛泉亭》四首。其《槛泉亭》云：

连山带郭走平川，伏涧潜流发涌泉。
汹汹秋声明月夜，蓬蓬晓气欲晴天。
谁家鹅鸭横波去，日暮牛羊饮道边。

滓秽未能妨洁净，孤高每到一依然。

槛泉，即趵突泉。首联写趵突泉的总体走势，从“连山带郭”、“伏涧潜流”到暴发涌泉，气势极为豪壮。次联更进一步写出趵突泉水的浩大声貌，“汹汹”形容静夜里水声更其汹涌，“蓬蓬”谓水雾在清晨更其蓬勃。三联则描绘泉边溪河的生活景观，鹅鸭横波，悠然自得，牛羊饮水，随时随地。末联更进一层，展现槛泉净洁孤高、不为尘染的潇洒风姿，是写泉，亦是写人的风采与精神。

苏辙咏歌大明湖的诗篇很多，如《西湖二咏》、《次韵李昭叙供备燕别湖亭》等，且看他的《和李诚之待制燕别西湖》：

东来亦何恃？夫子此分符。
谈笑万事毕，樽罍众客俱。
高情生远岫，清兴发平湖。
坐使羈游士，能忘岁月徂。
纵欢真乐易，恨别不须臾。
庙幄新谋帅，河间最近胡。
安边本余事，清赏信良图。
应念兹园好，流泉海内无。

熙宁六年九月，李诚之由登州调来齐州（济南）任太守，来后不久，便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城市，“爱其山川泉石之胜，怡然有久留之意”。然而不足半年，李即被调任河间太守。他舍不得离开却又无可奈何，多次与部属宴于大明湖上，并说：“北方幸安，余将复老于此”。苏辙在该诗中充满感慨地对李诚之说：我到东土来靠的是什么呢？因为你在这里当太守。众多的政务你运筹自如，谈笑之间便能完成，余暇时光你喜欢交友，与僚友饮酒谈心。举目千佛山峰，足以引发高雅情思；面对大明湖水，更能激起满怀清兴。这会使宦游在外的人，忘记了岁月的艰难。可惜这纵情欢聚的潇洒快乐太短，顷刻之间我们便会面临别离。须知朝廷总是选择有智谋能力的将帅，因

为河间那是最靠近胡虏的地方。然而安边守土对你来说是绰有余力的事情，你成功后再回济南过清静赏心的生活实在是高明的选择。我们应该永远怀念齐州的美好，这里的淙淙清泉是世上仅有的。

诗作由在济南相处之乐，写到离别之恨，并前程美好之展望，结句以对济南和流泉的缅念收束，文笔跌宕，情感深厚，颇具艺术感染力。

苏辙《舜泉复发》一诗，写夏季雨后舜泉复涌的壮观景象，更是大笔挥洒，颇饶情致：

奕奕清波旧绕城，早来泉眼亦尘生。

连宵暑雨源初接，发地春雷夜有声。

复理沟渠通屈曲，重开池沼放澄清。

通衢细洒浮埃净，车马归来似晚晴。

诗中说，昔日舜泉波光闪闪的清流绕城而行，如今却因天旱连泉眼也布满了灰尘。原来，苏辙到齐州后，“大旱几岁，赤地千里，渠存而水亡”（《舜泉诗并序》，下同）。终于，连夜不断的夏雨让泉流接上了源头，而水声则犹如春雷一般在夜间从地下发出阵阵轰鸣。于是，惊喜若狂的人们纷纷疏导沟渠，“泉之始发，潴为二池，酾为石渠”，所以，曲折的沟渠经过修复而通畅无阻，地面池塘如同镜面一般澄明净洁，通衢大道被泉雾喷洒得干干净净，车马回来时，天空明朗得像是晚霞晴空。这首诗以跃动的意象，欢快的节奏，描绘了舜泉复涌的喜人景象，展示出诗人对泉水独特的深厚情感。

苏辙寓居济南，深切体会到泉城景致的美好及其深厚的文化内涵，他写有《道济南事》十首，如其三、其四写游赏大明湖的无穷乐趣：

野步西湖绿縠，晴登北渚烟绵。

蒲莲自可供腹，鱼蟹何尝要钱。

饮酒方桥夜月，钓鱼画舫秋风。

冉冉荷香不断，悠悠水面无穷。

苏辙还写有《次韵李公择以惠泉答章子厚新茶二首》，其中有句“枪旗携到齐西境，更试城南金线奇”，“蟹眼煎成声未老，兔毛倾看色尤宜”，抒写金线泉水品味名茶的意趣和味道。苏辙离开济南后，还写了《寄济南守李公择》一诗，表达他对齐州泉水美景的怀念：

岱阴皆平田，济南附山麓。

山穷水泉见，发越遍溪谷。

分流绕涂巷，暖气蒸草木。

下田满稷稻，秋成比禾菽。

……

李格非

——当年李文叔，《水记》最详明

勾稽七十二名泉，每抚残碑恨转生。

闻说当年李文叔，《济南水记》最详明。

这首诗出自清代诗人王初桐的《济南竹枝词》。其笺注曰：“《名泉碑》不知何人所立，总七十二泉。远至中宫、灵岩诸泉具载，而华不注之华泉、明水镇之净明泉，皆失不取，况其名亦未甚雅称。盖残金俗笔。李文叔曾著《济南水记》^①，惜不传。”

李格非（约1045～约1105）北宋文学家。字文叔，济南人，女词人李清照之父。李清照《上枢密韩公诗二首》诗序中称“父祖皆出韩公门下”，可知其父祖辈皆为“蚤有盛名，识量英伟”（《宋史·韩琦传》）的学士韩琦的门下士。他幼时聪敏警俊，刻意于经学，著《礼记说》数十万言。北宋神宗熙宁九

①《济南水记》为《历下水记》之误



◎ 李格非

年（1076）中进士，初任冀州（今河北冀县）司户参军、试学官，后为郓州（今山东东平）教授。宋代有兼职兼薪制度。郡守见他清贫，欲让他兼任

其他官职，他断然谢绝，表现了廉洁清正的风节。

这首诗的前两句是说，考察一番济南七十二泉的来历和出处，那是金代的《名泉碑》记载下来的，可每想到这个碑就会心生怨恨。一个“恨转生”下得十分果断而坚决。何以如此？显然这不是小问题，一般小事何至于“恨转生”。《名泉碑》即使缺陷再大，也不至有恨，终于，笺注中一个“惜”字提供了答案：真正的恨不是名泉碑作为残金俗笔之陋，而是《历下水记》的“不传”。真正好的没留下，却选了一个坏的。

王初桐字于扬，号竹所，江苏嘉定人氏，虽非土生土长的济南人，但他多年在济南府的属县新城、淄川等当县令，也算得上半个济南人了。他写了《济南竹枝词》100首咏济南名胜古迹、风土人物。他有着良好的艺术素养，清代学者阮元在《小沧浪笔谈》中称他“官闲情逸，词旨清远，其慢曲如溪流沂风，波纹自行，冷光翠色，演漾不可尽”。王初桐对济南爱得很深。他了解济南人的心思，知道济南最需要的财富是什么；他是个智者，能设身处地为济南和济南人着想，所以他才会把

《历下水记》的遗失当成大事，当成一座城市永久的遗憾与损失。

这样的看法有着充分的依据。首先，李格非实在是写作水记的上佳人选。他是一个大学问家，一个极有影响的博雅学者。当时的北宋以诗赋取士，而他独用意经学，著《礼记说》数十万言。这学养基础实在非同一般。考中进士后成为太学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苏轼，成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时人称其文章“高雅，条畅有义，味在晁秦之上”。他的《洛阳名园记》首开专题记园录之先河，风闻天下，妇孺皆知。而李格非的优势不仅在于学问大、文笔好，还有他作为济南人对济南水的特殊感情与熟悉程度。再者，北宋时，经曾巩、晁补之先后建设的济南正处在“潇洒似江南”的最为美好的时期。在这风云际会的诸种条件下出现的《历下水记》会是什么样子，读者自可闭上眼睛尽情地想象一番。

然而，想象只是对今人而言。对古人来说，不惟是想象。宋人张邦基便是实实在在地见过并且读了这部作品的人。张邦基，字子贤，北宋江苏高邮人，生活在1131年前后。也就是说，几与李格非同时或稍晚一二十年，他的记载应该是相当准确的。张邦基所著《墨庄漫录》“多记杂事，亦颇及考证”，他在《墨庄漫录》卷四《济南水泉》中记载：

济南为郡，在历山之阴，水泉清冷，凡三十余所，如舜泉、爆流、金线、真珠、洗钵、孝感、玉环之类皆奇。李文叔格非皆为《历下水记》，叙述甚详，文体有法。曾子固作诗，以“爆流”为“趵突”，未知孰是。

“叙述甚详，文体有法”，此八个字概括了《历下水记》的特征。显然，这部作品不仅极为详尽地记载了济南名泉的情况，而且在体例、语言等方面也堪称楷模。从这八个字中，可以看到张邦基对《历下水记》的至为推崇和